

帝运匠心

赵志明 著

『新梦想』小说系列

非外借



西苑出版社

帝运匠心

赵志明 著

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运匠心/赵志明著.--北京:西苑出版社,2018.8

ISBN 978-7-5151-0652-6

I. ①帝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5598号

帝运匠心

DIYUNJIANGXIN

赵志明 著

出品人:赵晖

责任编辑:汪莉

责任印制:陈爱华

责任校对:刘娟娟

书籍设计:广岛(@广岛Alvin)

出版发行: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政编码:100013

电话:010-88636419 传真:010-88636419

印刷: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710*500毫米 1/32

字数:51千字

印张:45

版次:2018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51-0652-6

定价:29.00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以一种寓言的形式言说出一个极度隐喻的哲学故事。王爷儿子戴允常在七八岁时奉太后懿旨进宫学习、生活，之后被立为皇帝。他虽聪慧英明却无心朝政，专心于自己的木匠活。在叛臣谋反时，他带领臣民进入自己打造的空间。小说以虚幻写现实，小说中的“罔见”“道听”“途说”是对历史的高度隐喻，引发人对现实的思考。

有三个人，他们的身体被一根铁链子拴在一起，像一根人肉串。

前面的人又聋又哑，他能看到一切却无法说出，称之为“罔见”；

中间的人又瞎又哑，但他的听觉非常灵敏，称之为“道听”；

后面的人又瞎又聋，却能开口讲话，称之为“途说”。

“途说”所说的内容，俱是“罔见”所见，也是“道听”所听。遇到不辨真假的听众，自以为他们信口开河。只是“途说”所言，精彩纷呈，听众自然听得津津有味，哪里还管什么真假。

凭借着“途说”沿路说书赚取些许盘缠路费，

他们走遍天下，穷游四海。每经过一座城池，他们三个人奇怪的队列都会吸引无数人围观，他们每到一地的造访都会造成万人空巷的局面。

虽然都有残疾，三个残疾人拼凑成了一个整体，倒也不缺眼睛、嘴巴和耳朵，这不是很“怪哉”吗？

“罔见”“道听”和“途说”似乎尝遍了世间炎凉百态，洞彻了世故两面三刀。上下五千年，帝王将相，是非成败，潮打空城寂寞回；纵横数万里，生老病死，七情六欲，人立枯骨如是观。于是乎，什么事到了他们的嘴里（其实三个人总共也就只有一张嘴），都变成了笑谈。

他们走南闯北，积累了无数谈资。有时候他们说的是古人，却像今人一般无二；有时候他们说的是今人，却像古人一样行事；这种混淆，就好像时空错乱的穿越一般。

甚至有传言说，他们拥有秘密通道，可以随心所欲地“到此一游”。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证明，这条“人体蜈蚣”每三百年就会出现一次，因为他的祖上曾经在“家训”中提到过他们，说他们出现的时候，世界必有异相出现。

每到一地，有人就会向着“道听”发问（因为只有他能听到）：“先生们来到我们这里，沿途经过无数城镇。不知道那些城市里有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？”

好像有心灵感应，“途说”（只有他能开口讲话）就像被打开的收音机一样，开始播放一轮新闻：海边某座城市发生了海啸，十几米高的海啸就像海怪伸出来的长手，把树上快要成熟的椰子全都摘跑了；中部某座城市深夜发生了地震，很多人赤身裸体地跑到了街上，全然忘了羞耻感，就像梦中一样；有一个名门望族的公子哥患有龙阳之癖，结

果遭人戏弄，冲撞了自己的父亲；有一个地方的母亲怀胎十月，生出了六胞胎猪孩，他们的耳朵就跟猪一样，屁股上还有一根打着卷儿的小尾巴。

围观的人不相信，开始嘘场：“呸——你这是信口开河，说书呢。”

“途说”打蛇随棍上，顺着话题铺陈开来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真假虚实，也就是傻子演给痴子看。就好像一首歌里唱的，‘你是疯儿我是傻，繁荣富贵都是假’。可笑的是，繁荣富贵都是假，吃苦受罪难道就是真吗？”

人群中的一个人仗着有几分见识，插嘴道：“我们凤姐儿也说过，‘你以为说书人嘴里说的都是假事，好像我们的生活就很真一样’。可见知识分子肚子里的肠肠就是不一样。”

说新闻不过是暖场，是人都爱听闻新鲜事，不过等新鲜劲儿过去了，大家还是要听“老九九”

的。有人要听许仙白娘子的“人兽畸恋千年修得共枕眠”，或者是董永七仙女的“偷窥狂恋物癖窃衣弄奇缘”；有人要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城史，或者是庞培古城的挖掘史；有人要听秦始皇扫六合的丰功伟绩，或者是特洛伊英雄的远征故事；有人要听国家领袖的杀伐决断，或者是豪门贵族的恩怨情仇。

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之际，突然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挤到人群中，挤了一头的汗，先是对拴在一起的三个人说：“劳驾，我们王爷想请三位到府上做客。”又对围观的老少爷们连连抱拳作揖，“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。今日就先请回，改日再来听吧。”

这也就是当地官府衙门用的是情治，不是法治，要不然只需一个“聚众闹事”的罪名，派军士衙卫上街一吆喝，人还不都一溜烟散去吗？

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赶紧说：“官爷客套了，请

自便。”又向三人说些奉承话：“这下你们好了，去王爷府上，还不是老鼠掉到米笼里。说不定你们以后就能留下来，这不强似你们风餐露宿四海为家吗？”

见三个人都面露迟疑之色，众人又都解释起来，“你们初来乍到怕是不晓得，我们这里的王爷可是如假包换正宗货，是龙脉嫡传呢”。三人这才释怀，仍然由那“途说”开口，“贵人府邸添贵气，我们也去沾沾喜气，顺便讨点封赏”。

于是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让出一条路，官员在前引路，三人尾随其后，“罔见”走在前，“道听”走在后，把那能言会道的“途说”夹在中间。众人中间有那些好事者，万分不舍地尾随了一段路程，到底是王爷府邸，不比寻常人家和酒肆茶楼，断然是跟不到底的，也就逐渐散去，最后就只剩下了那领路官员和三人。

进入王爷府邸，一路亭台水榭、富丽堂皇，自不待言。

俗话说，一人侯门深似海，王爷的身份又岂是区区侯爷可比的。不过，外放的王爷虽然威风八面，可以尽享荣华富贵，超然凌驾于地方官吏衙门之上，但是，有一个雷区却绝对不能碰，那就是不能逾越。一切都得遵从朝廷的安排，稍微出格一点，就会被扣上“预谋不轨”的罪名。也确实，你都已经是王爷了，还想再前一步，那不就是顶破天了吗？

当然了，作为皇帝的子嗣，如果不能够继承大统，偶尔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想象一下假扮一下满足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一旦暗室漏光，大逆不道的事情被传了出去，那可是很可能就要掉脑袋的。

王爷在前厅久候，穿着素衣，不让三人行大礼，简单寒暄过后，引入了正题，问道：“你们走

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一路走来，想必听说了我朝最近发生的动乱。因为动乱，朝廷与王府早就断了此前正常的通信渠道。我想问你们，第一，这乱是越来越大了呢，还是已经控制住了？第二，太后与诸位王兄可还都安好？”

三人不知道王爷端出来的盘子里放的是什么菜，一时都棍子一样戳在那里，有目者盯着有耳者，有耳者拉着能说者，能说者却张口结舌。

王爷自我解嘲道：“你们不必惊慌。本王早就是一个废远放黜的人，偏安一隅。本王关心的与其说是国家大事，不如说是个人的家事私事，只是想知道家人的近况罢了。”

“途说”于是大着胆子说：“不瞒王爷您，据我们一路上经年所见所闻，太后被几个奸臣所鼓动和胁迫，先帝的子嗣十之七八遭到了迫害，二十一个王子现在只剩下了四个。不过太后聪慧，到底也渐

渐明白过来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方面是自己的娘家人，一方面是帝王夫家的千古基业，两方面都伤不起啊。”

王爷默然，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说穿了，当今太后只是他的后妈而已，和自己的母妃有争宠的前嫌，她的儿子与她的娘家人和自己又潜在着夺权的后隙。女人争宠，男人夺权，都是一叶障目的事情，情急之下很容易会失去理智。

当初先帝并不待见这一对母子，他年纪轻轻就成了外放王爷，从此与京城的权力绝缘。先帝驾崩后，王爷甚至都没能够前往帝陵守灵送葬，被忽视——至于此。

等到太后专权，外戚把持朝政，皇族势力受到全面压制。太后家人野心越来越大，羽翼丰满，必然视皇族血脉为眼中钉肉中刺，斩草而后快，除根得安枕。幸亏王爷和王妃早就来到这座小城，京城

余波至此已难掀大浪，才可以置身事外，远远躲过这场名利场上冰与火的权力游戏。所以说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确实如此。

开始的时候，王爷偏居一隅，免不了一阵泄气，后来听说了京城的连年动荡，又为自己感到庆幸，现在则是开始越发担心起兄弟手足的安危来。更何况，城门失火必然殃及池鱼，他的偏安一隅，已经是苟安一时，很快会变成悬卵、危卵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

“途说”安慰王爷：“纷乱既起，四海无宁。纷乱将息，仰赖一人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场动乱可以说始于太后，也必将终于太后。”

“我的同伴（指‘罔见’）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，我的同伴（指‘道听’）能闻常人之所不能闻。他们告诉我，钦差大臣已经在来此的路上了，随时都会抵达。王爷请做好准备。”

王爷听了忧心更甚，说道：“你们既然有此异能，何不运用千里眼和顺风耳之术，告诉本王，钦差一行，于本王到底是吉是凶？”

“途说”向王爷密语了几句：“钦差大臣此番前来，是要接世子去京城。至于凶吉，就不是我们所能妄断的了。”话已至此，三人就要行礼告辞。

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内室偷看他们，不过七八岁光景，眼见怪人们要走了，才跑出来抱住王爷的腿：“父王，我不要他们走，我要跟他们一起玩。”

随后，小男孩又对三个人说：“我知道的，你们一个人能看到我，一个人能听到我说话，一个人能和我说话，你们三个人是‘三位一体’。你们是不是做错了事，才被拴在一起合并成了一个人？还是你们本就一个人，因为做错了事，才被分成了三个人，对不对？”

三人皆露出讶然表情，都把脸朝向了小男孩。

带三人进来的官员哑然失笑。王爷皱起眉头，将他抱起来，径直送去内室。

那个官员向三人小声介绍：“这是世子殿下，生来早慧，平时就爱说些天真古怪之语，很多话我们成人都是听不大懂的。”

“途说”说道：“非也非也。世子天资聪颖，原非常人可比。”

官员说道：“可不是吗，世子出生之时可是有非常之吉兆的。”也许意识到说漏了嘴，官员立刻打住，岔开了话题，“不过我们王爷只希望世子能够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。”

“途说”说道：“王爷深谋远虑，自有道理。不过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也就是了。”

他们见王爷迟迟没有出来，于是向那官员告辞，出了王府。

王爷抱着小男孩进入内室，看到小男孩眼中依然满是乞求的神色。自己的这个宝贝疙瘩，生来就喜欢怪人怪谈，闻怪则喜，志趣太过异于常人。即使放眼自古以来的帝王家，有这等癖好的也绝无仅有。

想到这里，王爷有点于心不忍，就哄他说：“允儿，父王带你去看外公砌墙好不好？”

小男孩这才高兴起来，父子二人于是携手来到后花园的一处别院中。

一位布衣老者正在砌墙。那堵墙已经快有一人高了。小男孩努力踮起脚，伸长手臂，将将能够搭到墙沿。

“外公，你这堵墙什么时候推倒啊？”